

第六回 才女心百折不回

詞曰：

長嘲短諷，沒趣剛捱過。豈料一團虛火，又相逢，真金貨。詩翁難做，此來應是錯。百種忸怩踟躕，千古口，都笑破。

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眾媒人，因老者勸了宋信去，見他苦問宋信是甚麼人，祇得對他說道：「這人姓宋，是山東有名的才子。與竇知府是好朋友，說他做的詩與唐朝李太白、杜子美差不多。在京時，皇帝也曾見過，大有聲名。所以滿城鄉宦，舉監春元都與他往來。因要相一頭親事，相來相去，再不中意，所以今日罵我。」那老者道：「揚州城裏美色女子甚多，怎麼都不中意？」媒婆道：「他祇相人物還好打發，又要相她胸中才學。你想人家一個小閨女，能讀得幾本書，那有十分真才實學對得他來？」那老者笑道：「原來為此。」大家說完，媒人也就去了。

那老者你道是誰？原來姓冷名新，是個村莊大戶人家。生了三個兒子，都一字不識，祇好種田。到四十外，生了一個女兒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眉畫遠山，肌凝白雪標致異常，還不為奇。最奇的是稟性聰明，賦情敏慧。見了書史筆墨，便如性命。自三四歲抱她到村學堂中玩耍，聽見讀書，便一一默記在心。到六七歲都能成誦。冷大戶雖是個村莊農戶，見女兒如此聰明，便將各種書籍都買來與她讀。又喜得他母舅姓鄭，是個秀才。見外甥女兒好學，便時常來與她講講。講到妙處，連母舅時常被她難倒，因歎息道：「此女可惜生在冷家。」冷大戶常說，生她時曾夢見下了一庭紅雪，她就自取名叫做絳雪。到了八九歲，竟下筆成文出口成詩。祇可惜鄉村人家，無一知者，往往自家做了自家賞鑒。

這年已是十二歲，出落的人才就如一泓秋水。冷大戶要與她議親，因問冷絳雪道：「這是城裏還是鄉間，畢竟要甚麼人家好？」冷絳雪道：「人家總不論，城裏鄉間也不拘，祇要他有才學，與孩兒或詩或文對做，若做得過我，我便嫁他。假若做不過孩兒，便是舉人、進士、國戚皇親卻也休想。」

冷大戶因女兒有此話在心，便時時留心訪求。今日恰聽見媒人說宋信是個才子，因暗想道：「我女兒每每自誇詩文無敵，卻從無一人考較，不知是真是假。這個姓宋的既與知府鄉宦往來，定然有此才學，怎能請他來考較一考較，便見明白了。尋思無計，祇得回家與女兒商量道：「我今日訪著一個大才子姓宋，是山東人，大有聲名。自府縣以及滿城士大夫無一人不與他相交。做的詩文，壓倒天下。我欲請他來與你對做兩首看，或者他才高，有些緣法，也未可知。祇是他聲價赫赫，一時怎肯到我農莊人家來。若去請他，恐亦徒然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父親若要他來，甚是容易，何必去請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兒又來說大話了。請他尚恐不來，不請如何轉說容易？」冷絳雪道：「祇消三指闊一條紙兒，包管立遣他來。」冷大戶笑道：「他又不是神將鬼仙，怎麼三指闊一條紙兒便遣得他來，莫非你會畫符？」冷絳雪也笑道：「父親不必多慮，待孩兒寫了來與父親看，祇怕這幾個字兒比遣將符錄更靈。」說罷，遂起身走到自家房中，果然寫了個大紅條子出來，遞與父親道：「祇消拿去，貼在此人寓所左近。他若看見了，自然要來見我。」冷大戶接來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香錦里浣花園，十二歲小才女冷絳雪，執贄學詩，請天下真詩翁賜教。冒虛名者，勿勞枉駕。

冷大戶看了大笑道：「請將不如激將，有理，有理。」到了次日，果然入城。訪得宋信住在瓊花觀裏，就將大紅條子貼在觀門牆上。竟自歸家與女兒說知，收拾下款待之事，以候宋信不題。

卻說宋信，每日與騷人墨客詩酒往還，十分得意。這日，正喫酒到半酣，同著一個陶進士，一個柳孝廉在城外看花回來。走到觀門，忽見這個大紅條子貼在牆上。近前細細看了，大笑道：「甚麼冷絳雪，纔十二歲便自稱才女。狂妄至此，可笑，可笑！」陶進士道：「僅僅貼在觀門前，這是明明要與宋兄作對了，更大膽可笑。」柳孝廉道：「香錦里離城南祇有十餘里，一路溪徑甚是有趣，我們何不借此前去一遊，就看看這個小女兒是何等人物。若果有些姿色才情，我們就與宋兄作伐，也是奇遇。若是鄉下女兒不知世事，便取笑她一場未為不可。」陶進士道：「這個有理。我們明日就去。」

宋信口中雖然說大話，心下卻因受了山小姐之辱，恐怕這個小女兒又有些古怪，轉有幾分不敢去的意思。見陶、柳二人要去，祇得勉強說道：「我在揚州城裏城外，不惜重價訪求才色女子，不知看了多少，並無一個看得上眼，從不見一人拿得筆起。那有鄉僻一個小女子會做詩之理。此不過甚麼閒人假寫，騙人走遠路的，二先生竟信以為真。」陶進士道：「我們總是要到效外閑耍，借此去一遊，真假俱可勿論。」柳孝廉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待我明日叫人攜酒盒隨行，祇當遊春有何不可！」

宋信一來見陶、柳二人執意要去，二來又想道：「此女縱然有才，鄉下人不過尋常，難道又有一個山黛不成。諒來這兩首詩還做得她過。」便放大了膽，笑說道：「我們去是去，祇怕還要笑殺了，走不回來哩！」陶進士道：「古人賭詩旗亭，伶人驚拜，逢場作戲有何不可？」柳孝廉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大家入觀，又遊賞了半晌方別。

約定次日，果然備了酒盒轎馬同出南城。一路上尋花問柳，祇到傍午，方到得香錦里。問村人：「浣花園在哪裏？」村人答道：「浣花園乃冷大戶造與女兒住的花園，就在前邊，過了石橋便是。」宋信聽見說女兒，便上前問道：「聞說他女兒才十二歲，大有才學，可是真嗎？」村人笑道：「真不真，我們鄉下人哪裏曉得。相公，你但想鄉下人的模樣，好也有數。不過冷大戶有幾個村錢，自家賣弄，好攀人家做親罷了。」宋信聽了道：「說的有理。」自有了這幾句言語入肚，一發膽大了。便同陶、柳二人步過石橋，將到門口，卻在拜匣中取出筆墨寫一紙帖道：「山東宋山人同陶進士、柳孝廉訪小才女談詩。」叫一個家人先送進去。

此時，冷絳雪料到宋信必來，已叫父親邀了鄭秀才，備下款待等候。見傳進條子來，便即舅兩個同出來迎接。見了三人，鄭秀才便先說道：「鄉農村戶不知三老先生降臨，有失迎候。」宋信就說道：「偶爾尋春，聞知才女之名，唐突奉候，因恐不恭，不敢投刺。」一邊說，一邊就拱揖到堂。賓主禮畢，送座獻茶，大家通知姓名。宋信便對冷大戶說道：「不是也不敢奉造。昨見令媛條示，方知幼年有如此高才，故特來求教。」鄭秀才代冷大戶答道：「舍甥女小小弱女，怎敢言才。但生來好學，恐鄉村孤陋寡聞，故作狂言，方能祇請高賢降臨。」陶進士說道：「鄉翁不必謙，既係詩文一脈之雅，可請令甥女一見。」鄭秀才道：「舍甥女自當求教，但三位老先生遠來，願少申飲食之懷。但不知野人之芹，敢上獻否？」陶進士道：「主人盛意，本不吝辭，但無回禮，未可也。」

鄭秀才道：「既蒙不鄙，請小園少憩。」遂起身邀到浣花園來。三人來到浣花園中，祇見：

山鋪青影，小漲綠波。密柳垂黃鸝之陰，雜花分繡戶之色。曲徑逶迤，三三不已；穿廊曲折，九九還多。高閣留雲，瞞過白雲重坐月；疏簾卷燕，放歸紫燕忽聞鶯。青松石上，棋敵而琴清；紅雨花前，茶香而酒美。小圃行遊，雖不敵輞川名勝；一丘自足，亦何殊金谷風流。

三人見園中風景清幽，位置全無俗韻，便也不敢以野人相視。原來款待是打點端正的，不一時，杯盤羅列，大家痛飲了一回。鄭秀才見舉人、進士皆讓宋信首坐，必定有些來歷，因加意奉承道：「聞宋老先生遊遊京師，名動天子。這窮鄉下邑，得邀寵臨，實萬分之僥幸。」宋信道：「才人遊戲，無所不可。古人說『上可與玉皇同居，下可與乞兒共飯』，此正是吾輩所為。」鄭秀才道：「聞竇府尊與老先生莫逆。」宋信道：「老竇不過是仕途上往來朋友，怎與我稱得莫逆。」鄭秀才道：「請問誰與老先生方是莫逆？」宋信道：「若說泛交，自山相公以下，公卿士大夫無人不識。若論詩文莫逆，不過濟上李子鱗，雲間王鳳州昆仲，新安呈穿樓、汪伯玉數人而已。」鄭秀才滿口稱讚。陶進士道：「主人盛意已領，乞收過，請令甥女一教，也不枉我三人來意。」鄭秀才道：「既是這等說，且撤去，待舍甥女請教過，再敘吧。」大家道：「妙！」遂起身閑步以待。

鄭秀才因入內，見冷絳雪道：「今日此舉也太狂妄了些。這姓宋的大有來歷。王世貞、李攀龍都是他的詩友，你莫要輕看。出去相見時須要小心謙厚些。不然被他考倒，要出醜便沒趣了。」冷絳雪微笑道：「王世貞、李攀龍便怎麼！母舅請放心，甥女決不出醜。這姓宋的若果有二三才學，還恕得他過。若是全然假冒，敢於輕薄甥女，母舅須盡力攻擊，使假冒者不敢再來混帳。」鄭秀才笑道：「你怎麼算到這個田地。」說罷，便同到園中來相見。宋信三人迎著一看，祇見冷絳雪髮纒披肩，淡妝素服，裊裊婷婷，如瑤池玉女一般。果然是：

鶯嬌燕乳正雛年，斂萼含香更可憐。

莫怪文章生骨相，謫來原是掌書仙。

三人看了，俱暗相驚異。陶柳以為：「吾輩縉紳閨秀亦未有此，何等鄉人，乃生此尤物。」宋信更加駭然，以為舉止行動宛然又是一個山黛。祇得上前相見。冷絳雪深深斂衽而拜道：「村農小女性好文墨。奈山野孤陋苦無明師，故狂言招致，意在真正詩翁，怎敢勞動名公貴人。」陶進士與柳孝廉同口說道：「久聞冷姑大才，自愧章句腐儒，不敢輕易造次。今因宋先生詩高天下，故相陪而來，得睹仙姿，實為僥幸。」

宋信見冷絳雪出言吐語伶牙利齒，先有三分懼怯不敢多言，祇啾啾而已。拜罷，分賓主東西列坐。鄭秀才遂命取兩張書案，宋信與冷絳雪面前各設一張，上列文房四寶。鄭秀才就說道：「既蒙宋老先生降臨，誠為奇遇，自然要留題了。舍甥女殷殷求教，未免也要獻醜。但不知是如何命題？」宋信道：「酒後非作詩之時。今既已來過，主人相識，便不妨重過。容改一日來，或長篇，或古風，或近體，或絕句，或排律，或歌行，率性作他幾首，以見一日之長，何如？」冷絳雪道：「鬥酒百篇，太白高風千古，怎麼說酒後非作詩之時？」宋信道：「酒後做是做得，祇怕終有些潦草。不如清醒自醒，細細做來，有些滋味。」冷絳雪道：「子建七步成詩，千秋佳話，哪有改期姑待之理。」鄭秀才道：「甥女不是這等說，想是宋先生見我們村莊人家，未必知音，故不肯輕作。且請宋先生先出一題，待你做一首請教過，若有可觀，或者拋磚引玉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陶、柳二人齊說道：「這個有理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既是二位大人以為可，請宋老詩翁賜題。」宋信暗想道：「這女子光景，又象是一個磨牙的了。若即景題情，她在家拈弄慣了，必能成篇。莫若尋個詠物難題，難她一難也好。」忽抬頭見天上有人家放的風箏，因用手指著道：「就是他罷，限七言近體一首。」

冷絳雪看見是風箏，因想道：「細看此人，必非才子。莫若借此題譏誚他幾句，看他知也不知。」因磨墨抒毫題詩一首，就如做現成的一般。沒半盞茶時，早已寫完，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。三人見其敏捷，先已驚倒。再展開一看，祇見上寫著：

風箏詠

巧將禽鳥作容儀，哄騙愚人與小兒。

篾片作胎輕且薄，遊花塗面假為奇。

風吹天上空搖擺，線縛人間沒轉移。

莫笑腳跟無實際，眼前落得燥虛脾。

陶進士與柳孝廉看見，字字俱從風箏打觀到宋信身上，大有遊戲翰墨之趣。又寫得龍蛇飛舞，俱鼓掌稱快道：「好佳作！好佳作！風流香艷，自名才女不為過也。」宋信看見，明明譏誚於己，欲要認真，又怕裝村。欲要忍耐，又怕人笑。急得滿面通紅，祇得向陶、柳二人說道：「詩貴風雅，此油腔也。甚麼佳作！」陶、柳二人笑道：「此遊戲也。以遊戲為風雅，而風雅特甚，宋先生還當刮目。」冷絳雪道：「村女油腔，誠所不免，以未就正大方耳。今蒙宋老詩翁以風箏賜教，胸中必有成作，何不亦賦一律，以定風雅之宗。」

宋信見他作風箏詩，著了急道：「風箏小題目，祇好考試小兒女，吾輩豈可作此。」鄭秀才道：「宋老先生既不屑做此小題，不拘何題，賜作一首，也不枉舍甥女求教之意。」陶柳二人道：「此論有理，宋先生不必過辭。」宋信沒法，祇得勉強道：「非是不做，詩貴適情，豈有受人縛束之理。既二位有命，安敢不遵。就以今日之遊為題，何如？」陶柳答道：「甚妙。」宋信遂展開一幅牋紙要起草稿。研了墨，拿著一枝筆，剛寫得「春日偕陶先達、柳孝廉城南行遊，偶過冷園留飲」一行題目，便提筆沉吟半晌不成一字。

陶進士見其苦澀，大家默默坐待，更覺沒趣，祇得叫家人從拜匣中取出一柄金扇，新白遞與鄭秀才道：「令甥女寫作俱佳，欲求一揮，以為珍玩，不識可否？」鄭秀才接了道：「這個何妨。」因交付與冷絳雪。冷絳雪道：「既承台命，並乞賜題。」陶進士驚喜道：「若出題，又要過費佳思，於衷不安。」冷絳雪道：「無題則無詩，何以應教。」陶進士大喜道：「妙論，自別也罷。粗扇那邊畫的是一雙燕子，即以燕子為題，何如？」冷絳雪聽了也不答應，提起筆來一揮而就，隨即叫鄭秀才送與陶進士。陶進士看見墨跡淋漓，卻是一首七言絕句寫在上面道：

寒便辭人暖便歸，笑他燕子計全非。

綠陰如許不留宿，卻傍人家門戶飛。

陶進士與柳孝廉看了又看，讀了又讀，喜之不勝道：「這般敏絕奇才，莫說女子中從不聞不見，即是有名詩人，亦千百中沒有一個，真令人敬服。」柳孝廉看了動火，也忙取了一柄金扇送與鄭秀才道：「陶先生已蒙令甥賜教，學生大膽，亦敢援例奉求。」高堂觀

諾。」鄭秀才道：「使得，使得，但須賜題。」柳孝廉道：「粗扇半邊亦有畫在上面，即以畫圖為題可也。」鄭秀才忙遞與冷絳雪。冷絳雪展開一看，見那半邊卻是一幅《高士圖》，因提筆題詩一絕道：

穆生高況一杯酒，
叔夜清風三尺桐，
不論鬚眉除去骨，
布衣何處不王公？

冷絳雪寫完，也叫鄭秀才送還。陶、柳二人爭奪而看，見二詩詞意，俱取笑宋信，稱讚不已。再回看宋信，尚抓耳撓腮，在那裏苦掙。二人也忍不住，走到面前笑說道：「宋兄佳作曾完否？」宋信正在苦吟不就，急得沒擺布。又見冷絳雪寫了一把扇子又寫一把，就如風卷殘雲一般，毫不費力。又見陶、柳二人交口稱讚，急得他寸心如火。心下越急越做不出，欲待推辭，卻又喫不多酒；欲待裝病，卻又倉卒中裝不出，祇得低著頭苦掙。不期陶、柳看不過又來問，沒奈何，祇得應道：「起句完了，中聯結句尚要推敲。」陶進士道：「宋兄平日尚不如此，為何今日這等艱難，莫非大巫見了小巫麼？」宋信道：「真也作怪，今日實實沒興。」冷絳雪聽了微微笑道：「『楓落吳江冷』祇一句，傳美千古。佳句原不在多，宋詩翁既有起句足矣。乞借一觀。」宋信料做不完，祇得借此說道：「既要寫，就拿去看，待看過再寫也不妨。」鄭秀才遂走到案前，取了遞與冷絳雪。冷絳雪接著一看，祇見上面纔寫得兩行。一行是題目，一行是起句首：

結伴尋春到草堂，主人愛客具壺觴。

冷絳雪看了又笑笑道：「這等奇思異想，怪不得詩翁費心了。莫要過於勞客，待我續完了吧！」因提起筆來續上六句道：

一枝斑管千斤重，半幅花牋百丈長。

心血吐完終苦澀，鬚鬚斷盡祇尋常。

詩翁如此稱風雅，車載還須動鬥量。

寫完仍叫鄭秀才送與三人看。陶、柳看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羞得個宋信通身汗下，徹耳通紅，不覺羞惱變怒，大聲發作道：「村莊小女，怎敢如此放肆！我宋先生遨遊天下，任是名公巨卿，皆讓我一步，豈肯受你們之辱！」冷絳雪道：「賤妾何敢辱詩翁，詩翁自取辱耳。」因起身向陶、柳二人深深拜辭道：「二位大人在此，本該侍教。奈素性不耐煩劇，避濁俗如讎。今濁俗之氣沖人欲倒，不敢不避，幸二位大人諒之。」拜罷，竟從從容容入內去了。

宋信聽見一發大怒道：「小小丫頭，怎這等輕薄！可惡，可惡！」鄭秀才笑道：「宋先生請息怒，舍甥女固傷輕薄，宋先生也自失檢點了。」宋信道：「怎麼是我失檢點？」鄭秀才道：「前日甥女報條上原寫得明白，『請真正詩翁賜教，虛冒者勿勞枉駕。』宋先生既是做詩這等繁難，也就不該來了。」說罷，掩口而笑。

宋信又被鄭秀才搶白了幾句，羞又羞不過；氣又氣不過。紅著臉拍案亂罵道：「可惡，可惡！」鄭秀才又笑道：「詩酒盤桓，斯文一脈，為何發此惡聲。」陶、柳二人見宋信沒趣之極，祇得起身道：「才有短者！宋兄，我們且去，有興再來未為不可。」宋信軟攤做一堆，那裏答應得出。鄭秀才又笑道：「宋先生正在氣頭上，今天色尚早，且屈二位老先生再少坐一回，奉杯茶。候宋先生之氣平了，再行未遲。」因叫左右烹上好的佳茗送上。陶、柳二人遜謝道：「祇是太擾了。」茶罷，冷大戶又捧出攢盒來小酌，再三殷勤奉勸。陶、柳二人歡然而飲。宋信祇是不言不語。

冷大戶忙斟一杯，自送與宋信道：「宋先生不必著惱，小女年幼，有甚不到之處，乞看老漢薄面吧！」宋信滿臉羞，一肚氣洗又洗不去，發又發不出。又見冷大戶滿臉陪笑，殷勤勸酒，沒有奈何，祇得接著說道：「令媛縱然聰明，也不該輕薄於我。」冷大戶道：「我老漢止生此女，過於愛惜，任她拈弄翰墨，她自誇才學無敵。我老漢又是個村人，不知其中滋味。今聞宋先生乃天下大才，人人欽服，反被小女輕薄，這等看起來，小女的才情倒不是虛冒了。祇是小孩子家沒涵養，不該輕嘴薄舌，譏諷宋先生，實實得罪。還望陶爺與柳相公解勸一二。」說得個宋信臉上青一塊紅一塊，拿著酒杯放不得喫不得。

陶進士因問冷大戶道：「令媛曾有人家否？」冷大戶道：「因擇婿太難，故尚未有人家。」柳孝廉道：「要嫁何等女婿？」冷大戶道：「小女有言，不論年紀大小，不論人之好醜，不論門戶高低，祇要其人才學與小女相對得來，便可結親。今日連宋先生這等高才都被她考倒了，再叫老漢何處去尋訪，豈不是個難事？」陶進士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鄭透才道：「閑話休題，且請快飲一杯，與宋先生撥悶。」他郎舅二人冷一句，熱一句，直說得宋信面皮都要刮破，陶、柳方纔起身，哄著宋信辭謝而去。宋信這一去，有分教：

風波起於萋菲，繡口直接錦心。

不知宋信如何起釁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平山冷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